大山雀的博物旅行

邂逅“胡颓子”

□张海华 文/摄

第一次听到“胡颓子”这个古怪的名字，是在今年3月上旬，一位毕业于中山大学的植物学博士告诉我的。当时，我怎么都没有将它跟美味的野果联系起来。

山莓、寒莓、树莓、南酸枣、高粱泡……诸如此类的名字，令人一望而知，这种果实应该是可以吃的（虽然实际上未必），但“胡颓子”这名字，更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中药名，而且由于有个“胡”字，觉得它似乎来自于遥远的异乡。

其实不然，胡颓子乃是正宗的本地物种，其果实非常美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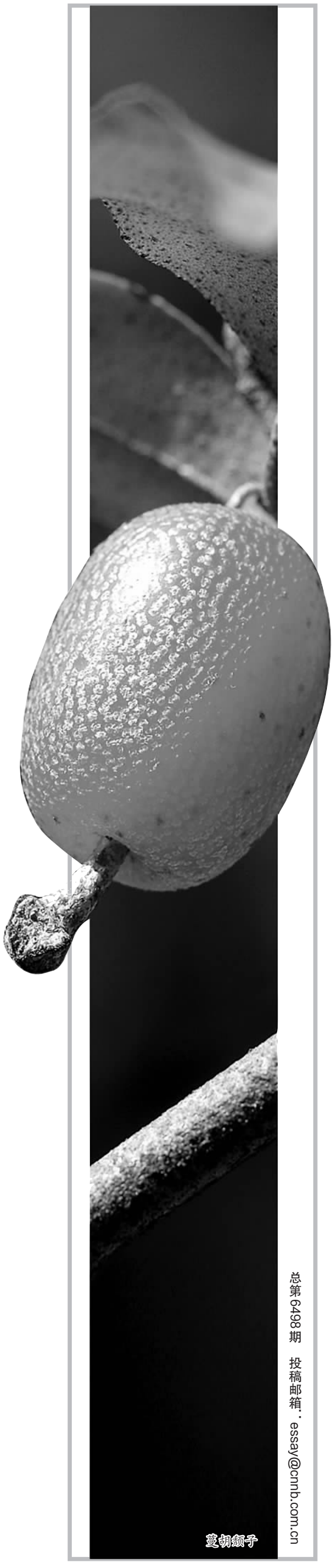
湖畔初相识

今年3月上旬，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王英永教授带了一个团队，到奉化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，同时还抽空去邻近地区包括东钱湖一带进行调查。当时，我陪同王教授一行到东钱湖的马山湿地、下水村去看看，我们主要观察鸟类及跟鸟类栖息、觅食有关的植物。

王教授团队中，有一位研究植物分类学的林博士。他知道我最近在关注野果，因此告诉我，他刚刚在东钱湖畔的“十里四香”景点看到一种名为“胡颓子”的植物，这种植物的果实是人可以吃的，而且鸟儿也爱吃。当时我走在前面，离“十里四香”有点远了，因此没有回去看。几天后，我独自去东钱湖进行生态调查时，才特意去看了这种胡颓子。原来，这是一丛绿色灌木，有的枝条缠绕在田边的竹篱上，毫不起眼。再仔细一瞧，才看到好多绿色小果子挂在枝条下。这些果子呈椭圆形，长度为1厘米多一点，其绿色的表皮上面有不少褐色斑点，如细细的鳞片一般，果子的最下方还垂着一个小辫状的东西。它的叶子也很独特，正面是绿色，而背面偏白，而且跟果实一样也密布褐色的细鳞。说实话，第一眼见到它，我有点失望，原以为这是一种既漂亮又好吃的野果，谁知道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东西。

后来，林博士又告诉我，如果细分起来，这种胡颓子的中文名应该是“宜昌胡颓子”，属于胡颓子科胡颓子属的植物。在这个科属之下，分为胡颓子、宜昌胡颓子、蔓胡颓子等多种植物。我外行眼拙，在图鉴上看来，宜昌胡颓子与胡颓子的外观几乎看不出差别。据《浙江野果200种精选图谱》介绍，胡颓子果实的成熟期为3–6月，熟时为红色，可以鲜食，也可以制果酱、酿酒，还可以入药，具有消食止痢之功效。看来，我所见到的宜昌胡颓子果实还没熟，因此我只是拍了照，没有摘来尝一尝。

到了4月中旬，我又去东钱湖“十里四香”，期望看到成熟的红色果实。但到了那里，那丛植物犹在，上下寻找，居然连一颗果子都没有了！难道，它们都被鸟儿吃掉了？



蔓胡颓子

山中又偶遇

4月底的一天，我到东钱湖绿野村的山中进行自然摄影。春已深，草亦深，山间小径隐约可见。我拿着相机独自前行，路边已有不少成熟的山莓与蓬藟（音同“垒”），味道很好。

快到半山腰时，忽见小路边有不少红色的椭圆形野果悬挂在枝条下。这种果子我以前从未见过，它们非常漂亮，既像极小的红灯笼，也像迷你的小番茄，在阳光下鲜艳夺目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果子的最下方也垂着一个小辫状的东西，恰似灯笼底部的流苏——只不过不像流苏这么柔软，而是硬硬的。

拍了几张照片，放大一看，只见每颗果子的表面并非全红，而是密布银色的点状斑。这种植物的叶子的正面为绿色的，而背面颜色较浅，呈灰绿色，还有如同生锈一样的褐色斑点。

根据果子与叶子的特征，我脑中灵光一闪，这莫非也是一种胡颓子属的植物？我觉得，眼前所见的植物与宜昌胡颓子的形态非常像，只是果实要大一些，长约两厘米。

于是，我用手机对眼前的红果子拍照，然后当场用一款专门识别植物的APP软件进行识别，其答案果然也说是一种胡颓子，并且说这果实很好吃。不过，尽管心中有非常大的把握，可以确认这是一种胡颓子属植物的野果，但我心中还是有点犹豫：到底该不该尝尝呢？万一不是胡颓子，而是别的什么长得极相似的有毒野果，岂不是麻烦了？但最后还是经不起诱惑，大着胆子摘了一颗来吃，呀，鲜甜鲜甜！虽然略微偏酸，但还是鲜美异常，回味极佳。

下山时又经过那里，离吃下果实已有两个多小时，自己并无任何不适。于是索性又摘了多枚，准备带回家给家人吃。摘完后还给妻子打了个电话，开玩笑说：“今天给你们带很好吃的野果回来了，你们放心，我尝了之后目前还没有中毒的迹象……”女儿吃了后说，这种野果“有一种很独特的清甜味道”，我说：“这就是大自然的味道，是任何人工添加剂所模拟不出来的。”

在野果的分类上，胡颓子属于“核果”，它的核呈两头尖、中间圆的纺锤形，最有特色的是具有8条棱。后来在家里仔细对照《浙江野果200种精选图谱》，并在网上查询比对，我认为在绿野村发现的这种胡颓子的确切物种名应该是“蔓胡颓子”。

尝野果要慎重

针对胡颓子这类野果，我又去请教了林博士。他告诉我，4月正是胡颓子在南方的果期，这种好吃的野果有很多别名，包括牛奶子甜棒子、三月枣等。而在同为胡颓子属的野果中，还有俗称银果牛奶子、小花羊奶子之类的各种“亲戚”，从这些名字中，都可以体现“我们很好吃”。林博士说，胡颓子还有个别名叫“雀儿酥”，可想而知，是在形容鸟儿吃它的果实时身心舒爽。

不过，还有一点让我很好奇，即，它为什么叫“胡颓子”这个名字？遗憾的是，找了很多资料，目前还是没有弄明白。只知道，在唐代著名本草学家陈藏器（四明人，今浙江宁波人）所撰的《本草拾遗》中，就记载了“胡颓子”这个名字。明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引用了陈藏器的相关说法：“胡颓子生平林间，树高丈余，经冬不凋，叶阴白，冬花，春熟最早，小儿食之当果。”在这里，陈藏器对胡颓子这种常绿灌木的描述还是非常准确的。

李时珍还说，胡颓子就是卢都子，而“卢都乃蛮语也”——因为据说安南（今越南）人称这种野果为“卢都子”子，故说那是蛮语。但“胡颓子”到底出自什么典故，我还是不得而知。

抛开“胡颓子”这一名字的来源不谈，我想说，其实，在野外，采食野果真的要十分慎重，以免误吃中毒。我虽然有十几年的野外生态摄影经验，而且相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对乡土物种比较熟悉，但像我上文所述的“大着胆子尝野果”行为，大家其实还是不宜模仿。因为确实有不少野果长得很像，但有的好吃，有的不堪食用，有的甚至有毒。

就拿“覆盆子”这类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野果来说，其味道固然不错，但有的外观类似的野果却是不能食用的。最常见的，且易于和可食野果搞混的，就是蛇莓。蛇莓也是蔷薇科的，但它并不属于悬钩子属，而是属于蛇莓属。蛇莓分布极广，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山野，在比较阴湿的草地上常能见到。蛇莓的果期也在4月至5月，果实贴地而生，通常是圆圆的，也有的个头比较大，形状接近草莓，看上去挺诱人的。不过，小时候，大人就告诫我们，这是蛇爱吃的，或者经常从这种植物上面爬过，因此不能吃！这番话当然是骗骗孩子的，不过蛇莓的果实有微毒倒是真的。

另外一种看上去很诱人的野果，则是小构树的果实。小构树是一种桑科植物，又叫楮（音同“楚”），其树皮是优良的造纸原料。5月下旬，小构树上红果累累，悬挂在枝条下面，煞是好看，不知道的，可能还会以为是山莓之类。前几年，我就曾上过一次当，见到这种果实，想当然地以为是好吃的，结果采来往嘴里一塞，马上吐掉都来不及，味道涩而怪，实在太难吃了！因此，小构树的果实虽然不像蛇莓那样被归类于有毒野果，但被归于“不堪食用”类野果。

总第6498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